

## “隔离”中的国际化：新冠疫情给予我们的启示

丹妮拉·克勒琼、阿丽亚娜·德·加亚登

丹妮拉·克勒琼 (Daniela Crăciun)：荷兰特温特大学 (University of Twente)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件：d.craciun@utwente.nl

阿丽亚娜·德·加亚登 (Ariane de Gayardon)：荷兰特温特大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件：a.degayardon@utwente.nl

国际化一直是指将国际维度纳入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活动的所有过程，以期实现教育、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总称。然而，国际流动性长期以来一直是推进国际化的最突出机制，因此针对该主题的研究也最多。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一切流动性包括学术流动性深陷停滞。桑乔·潘萨 (Sancho Panza) 在塞万提斯 1615 年的小说《堂吉珂德》(Don Quixote) 中有一明智之言“不要冒险将[你的]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用这句话来描述国际流动性当前的情况，从未如此贴切。

但是，国际流动性从来都不是堂吉珂德式的努力可以达成的。国际流动性远不是一个包容性的过程，因为它只迎合少数有能力和资源进行流动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国际流动排除了广泛的、仅有少数或者几乎没有流动性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所在的高等教育机构。因此，根据对流动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吸引力，流动性将大学进行分层，偏爱研究密集型大学，遵循“知识的空间性”(spatiality of knowledge)，并根据语言政策划分国家。流动性还赋予发达经济体和集中知识的网络化全球城市特权。因此，将流动性作为国际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不理想：流动性已经创造、

并将延续着一个不平等的精英体系。流动性遵循经济原理，绕开了大多数学生、教职员工和机构。

### 因势利导

当 2020 年 3 月宣布全球新冠疫情时，阿特巴赫 (Altbach) 与德·威特 (de Wit) 称新冠为“似是而非的国际化革命”。一年半后，阿特巴赫和德·威特对新冠不会给高等教育带来巨大的中期变革的预期得到了证实。政府和大学基本上都在等待疫情过去。但是，正如丘吉尔所言，我们不应该让一场好的危机白白浪费掉。

然而，由于没有更多的流动性，许多机构将国际化视为马后炮。但新冠疫情为在缺乏流动性的情况下，重新思考国际化、设计活动并重新考虑课程以允许在本国校园进行国际化教育（即在国内进行国际化）提供了一个绝佳时机。新冠疫情也是在建立国际研究项目时，考虑增加线上项目的完美时机，使国内的研究能被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然而，上述的这些预测都没有以系统的方式发生。

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之一是重新定义“遥远的”(remoteness)。英国牛津大学出

版社旗下的语料库“牛津语言”（Oxford Languages）发现，在 2019 年“遥远的”（remote）这一形容词主要形容村庄、岛屿或位置。在 2020 年，该词最常被用于形容学习、工作、劳动力和教学——显示出对远程的概括。高等教育也是如此：所有大学在 2020 年都变得愈发“遥远”。

为了提出一条抵御外部冲击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前路，我们建议更加关注在全球健康危机之前被孤立、地处偏远的大学的国际化战略。这些大学不得不在几乎没有任何流动性的情况下运作，并制定不同的国际化政策和战略。向这些国际化“不寻常的涉嫌人”学习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将重点从学生流动性转移到培养更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化实践上。

## 我们可以从“不寻常的涉嫌人”身上学到什么

现有文献专门对在孤立/偏远的背景下超越流动性的国际化的探讨很少见，但却充满希望。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非偏远地区、巴尔干半岛和西伯利亚的案例研究证实，这些地区的大学主动追求国际化，注重机构合作并建立独树一帜的国际形象。例如，西伯利亚的大学试图通过突出而不是隐藏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来提高其国际知名度。这些大学利用其稀有的生态系统作为竞争优势，通过环境和可持续性研究在国际上推广自己，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虽然支持性的学校环境是制定此类国际化战略和实践的关键，但国家政策在指导这些大学的国际化活动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国家层面，孤立背景下的国际化与社会和学术目标有关，而不仅仅是经济目标。例如，

毛里求斯利用国际化成功地增加了公民受教育的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里求斯实施了鼓励国际大学在当地提供高等教育的法规，并制定了一个框架来确保所提供课程和资格的质量。在高等教育研究协会（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的研讨会上，关于小岛高等教育的进一步研究强调了位置带来的挑战如何激发创新实践。反过来，这些解决方案也挑战了“中心——边缘”框架的地理和规范实践，这需要扩展到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化研究。

这些经验鼓励我们进行“去中心化”的国际化。上述例子所示，在国际化方面，处于边缘的学校并不仅仅成为模仿、规范或强制同构的牺牲品。由于这些学校拥有的独特环境，他们不得不制定审慎的、创新的国际化战略。这些战略如果被研究，有可能会成为高等教育的常态。相比之下，处于中心位置的学校的学术流动性是否可持续发展尚不确定，可能（应该）被推到国际化研究和实践的边缘。

## 孤立中的国际化：研究议程

国际化需要一个研究议程，该议程应为偏远或被孤立的大学的国际化战略提供一个真正的全球视角。超越国际化的“常见涉嫌人”范围，考虑被孤立大学的经历，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国际化的理解，从而避免延续精英策略。议程可以揭示有益于一系列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做法，同时不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一个包容性的国际化研究议程，注意并运用流动性的不可持续性，仍然可以很好地将新冠疫情危机转变为“真真正正的国际化革命”。